



烏肚烏仔，望恁閣再來

秋風漸漸起，若到日落黃昏的時，我總會想起恁。

※ ※ ※

2008 年培基彼一日的尾暗仔，我會記得，是我頭一擺看著恁。

轉去厝過節進前就有聽阿母講，最近來井仔跔看烏仔的人誠濟……

我佇井仔跔大漢，遮，無公車通坐、無 kám^{ㄎㄚˊ}仔店通買，嘛真罕得有趁食的機會，少年的出外拍拚，阿公阿媽留佇庄跔 phiàn 孫，除了年仔節仔逐家對市內轉來團圓，平常時仔佇井仔跔看會著的，毋是老人就是細漢囡仔。總講一句，遮，人一向無佻濟。

毋過，阮井仔跔的烏仔確實袂少——軀跔烏仔一家伙仔一家伙仔歇佇塢仔、水埕，更加毋免講庄外的彼个白翎鷺林，當然，猶有其他我叫袂出名的烏隻——阮井仔跔啥物無，干焦烏仔上濟。

毋過，烏肚烏仔，真歹勢，講著恁，我確實毋知影。

2008 年培基彼一日的欲暗仔，除了阿嬤留佇厝裡煮暗頓、阿媽袂堪得 siàn 海風無出門，阮大漢細漢總出動，家私（相機、DV、千里鏡）更加是 tshuân^{ㄊㄨㄢㄨㄢ}-tsiâu-kàu^{ㄊㄠˋ}，我抱著滿心的期待閣有滿腹的「疑問」行向內海仔的堤防岸——除了我欲親目睷看到底有佻濟人來看恁，嘛實在無法度了解阮阿母所講的，伊講，「彼

^{ㄎㄚˊ} kám：簍

^{ㄊㄨㄢㄨㄢ} tshuân：攢

^{ㄊㄠˋ} kàu：到

烏肚烏仔真正誠好看！」

來看恁的人確實袂少，遠遠，我就看著堤防岸頂倚規排的人咧等待；就按呢，阮加入堤防岸頂「倚衛兵」的行列，做伙等待恁的歸來。

「啊！遐啦！遐啦！」有的人開始比手畫刀。

「佇佗？佇佗？」「哪有啦？」……

有的人 sa^{ㄨㄚˊ}無 tsáng^{ㄙㄨㄥˊ}，跂尾躡咧繼續拍拚相。我本人就是看無別人咧比啥物、看啥物的其中 1 个。

綴別人指頭仔的方向擰頭看，看對東引去。遠遠的，敢若是一點一點對東引飛向西來，毋是！是一陣一陣……飛閣較近，原來是一大陣一大陣！一睷仔飛懸，一睷仔飛低，幾若萬隻的烏肚烏仔對東引飛轉來！

恁一大陣一大陣飛轉來集合，親像兵仔營暗頭仔準備欲點名。恁，一大陣一大陣愈飛愈倚……

一時雄雄忽然間，恁規大陣親像一陣捲螺仔風，衝對天頂！

「哇！！！！」阮逐家看甲喙開開，目睷是一个比一个展甲閣較大蕊。

無注意，恁一下仔閣飛散開……恁就敢若咧表演特技，表演飛來飛去變無停的隊形——飛懸！飛低！親像捲螺仔風咧吹，嘛親像閱兵的軍機咧轉蕩，竟然閣會親像曼妙的舞者咧跳「芭蕾」。

^{ㄨㄚˊ} sa：捎

^{ㄙㄨㄥˊ} tsáng：總

遮就若親像是大自然為恁搭的舞台：雖然內海仔無美妙的音樂做背景，只有海風咧吹的聲音，雖然無閃閃爍爍的舞台燈，毋過有圓滾滾的夕陽配五彩的彩霞，我感覺，恁嘛「表演」了誠認真、誠歡喜。阮逐家的目睷綴恁惹來惹去，心花嘛敢若一蕊一蕊綴咧開。

日頭沓沓仔落落入海裡，阮看恁，一直看到天暗、看無為止。

感謝恁予阮看著遮爾精采的演出，希望恁佇內海仔的蚵架頂懸暍有落眠、做一个美夢。

彼工佻恁是頭一擺見面，毋過我就深深體會著阮阿母的彼句話——彼烏肚烏仔真正誠好看！

全款是「轉來歇暍」，恁比白翎驚閣較 gâu^{ㄍㄠ}，因為 in^{ㄇㄧㄣ}干焦會曉佇樹林仔頂頭懸懸惹、拍 khoo-lìn^{ㄎㄡㄌㄧㄣ}；雖然艮跤烏仔不時就敢若咧踏蹺予阮看，毋過若比起踏蹺，我更加愛看恁佇天頂飛，更加愛看恁變來變去、乾坤莫測的隊形。

井仔跤的烏仔我大部份攞叫袂出名，自細漢我就干焦捌白翎驚、艮跤烏仔爾爾；對 2008 年彼一日的尾暗仔開始，我認會出來第 3 種烏仔囉——烏肚烏仔，我已經記牢恁的名，頭殼內嘛已經放袂掉恁的形影。

4 月分佻恁 tú^{ㄊㄨˊ}熟似，熱人就連鞭來，5 月分我閣轉去井仔跤的時，就看無恁的影。黃昏日頭暗，彩霞照常打扮井仔跤的內海仔，夕陽猶原是逐日落落佇遮，毋過，欠恁「幾若萬跤」，彩霞敢若失去了淡薄仔光彩，夕陽下班的時嘛敢若真無伴。

ㄍㄠ gâu：勢

ㄇㄧㄣ in：個

ㄎㄡㄌㄧㄣ khoo-lìn：籬輓

ㄊㄨˊ tú：拄

聽講，恁已經飛轉去故鄉中國東北。聽講，遐的冬天冰天閣雪地……我知影，恁一定會閣轉來——後一个溫和美麗的冬天，咱佇井仔跤再相會！

※ ※ ※

敢講 2008 年 12 月的頭一个拜六，就是咱約束變化的開始？

彼一工，阿叔敲電話予我，「我共你講，tsín 差不多有 3,000 人佇井仔跤的廟埕！」

「哪有可能，你騙我毋捌蹉過井仔跤！」

原來彼一工，縣政府「用心」佇阮這個庄跤所在舉辦「賞鳥季」，「熱情」歡迎恁佇這個冬天大駕光臨。

正港是「好空鬥相報」：恁的大名早就已經上新聞、刊報紙，你知我知通人知；這 siann^[10]活動共辦落去，毋但是大車小車做陣來，連遊覽車嘛著排規排，逐个拜六、禮拜更加是人山人海，閣有警察來指揮交通、導覽人員來「案內」——我生目睷毋捌看過按呢的井仔跤，嘛小可仔無法度接受按呢的井仔跤。阿恁咧？恁是毋是有法度適應按呢的井仔跤？

堤防岸頂的「遊客」，好奇、熱情，無予海水阻礙，喝咻、嘍仔聲、相機的閃光燈，齊（tsiâu）齊（tsê）來，來看恁的人愈來愈濟，恁敢若嘛離堤防岸愈飛愈遠；我是在地的囡仔，我必須愛承認有一種物件叫做「在地的優勢」，因為在地的人才知影，佗位會當看著恁，恰恁來相會。

佇彼个「巷仔內」才知影的溪仔邊，阮看著恁飛過彼條 61 號線快速道路。恁有的順溪仔的水道飛入內海——倚佇溪仔岸邊，

^[10] siann：聲

我有聽著翅仔咧攞，風咧吹、咻咻叫的聲音；想袂到佇仝一个時間，恁竟然猶閣派出另外一大隊，親像一尾龍，puânn^[1]過溪仔邊的堤防岸，直直衝對內海仔去！

感謝恁！無論佇啥物所在，攞予阮看著遮爾使人難忘的畫面。

毋過真歹勢！臺灣人就是太有人情味，閣再一擺「好空鬥相報」：這 siann，連溪仔邊的岸頂嘛是車輛停滇滇。這 siann，恁愈飛愈遠，連阮在地人嘛綴恁無……

千算萬算算袂到，「賞鳥季」是官方的用心，舉辦活動熱情歡迎恁來到遮，哪知活動開始無到 1 個月，傷濟的人影、過頭的熱情卻是干焦共恁驚甲飛了了！

有人想辦法揣著恁放棄井仔跤、後來歇暈的所在，毋過知影的人無愛閣宣傳，因為阮實在毋甘看著恁閣為著歇暈的所在傷腦筋，阮實在毋甘看著恁敢若予人趕來趕去，四界咧走從。阮逐家干焦希望恁佇這粒寶島會當平安、自在過冬天！

我真正歹勢共恁問：舊年，井仔跤的冬天對恁來講，是毋是失去了溫和？失去了美麗？

※ ※ ※

今年，秋風漸漸起，我總會擡頭望向天邊，希望看著恁。

烏肚烏仔，望恁閣再來——今年，阮逐家會倚佇堤防岸頂惦惦無出聲，干焦用目睷金金看——烏肚烏仔，望恁無棄嫌，今年閣來阮井仔跤歇寒！

^[1] puânn：盤

作者感言

佇遮，我上應該感謝的就是烏肚烏仔（黑腹燕鷗）——無親目睇欣賞過，欲哪有機會完成這篇文章？

順繼共逐家報告今年烏肚烏仔上新的情形：10月底聽講數量誠濟，所以看烏仔的人又闊來囉；11月轉去厝的時陣我有去看，毋過數量敢若無佻濟，而且離岸誠遠咧飛；這馬咧？無毋著！In又闊無去啦！講起來，阮所有去攪擾著in的人攏愛負責任；想起來，阮家己嘛感覺真歹勢.....

抱著複雜的心情，最後，猶原是彼句心聲：烏肚烏仔，望恁闊再來！

黃之綠

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 碩士班一年級

